

造謠學校

進

福

學

校

造
謠
學
校

伍光建
梁實秋校并序

The
School For
Scandal

A comedy written by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造謠學校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 二千冊

著者 R. B. Sheridan

翻譯者 伍光建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望平街



序

梁實秋

新月同人覺得很榮幸，於刊行英文名著百種叢書之始就首先得到伍光建先生的譯稿兩種，一種是高爾斯密的詭姻緣（Goldsmith: She Stoops to Conquer），一種就是這一部謝立敦的造謠學校（Sheridan: The School for Scandal）。我們的叢書的條例上規定每一種譯稿都要有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每一種譯稿都要有一個人負責校閱一遍。這部造謠學校的序文和校閱算是都由我勉強承乏了。現在我先說說我校閱的經過。伍光建先生恐怕是國內最有經驗的翻譯家了，他的譯述極富，他的譯筆實在是很靈活的，在頂困難的地方能有傳神之妙，我校閱這部造謠學校，實在是自始至終很愉快的一件工作。伍先生用的本子是牛津大學出版的世界名著叢書本（World's Classics），經我參用 The Temple Drama

本比較研究，發現許多版本不同的地方。本來謝立敦的劇本是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他自己喜歡修改，同時戲院裏演員指導員也免不了隨時竄動，所以版本自然不能一律，這是應該聲明的。我將譯稿全部校過，又和伍先生商酌一番，我們很審慎的把這一部傑作貢獻給讀者。

在讀者尚未讀到正文之先，請容許我說幾句介紹的話。

謝立敦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於一七五一年十月三十日生於愛爾蘭之都柏林。他的祖父是湯姆士謝立敦博士，是綏夫特 (Swift) 的朋友，著名的機智多才。他的父親是一個演員，並且寫過一部綏夫特傳。他的母親寫過許多很成功的戲劇和小說。這樣的遺傳，很可以證明謝立敦的戲劇的成功是決非偶然的了。他幼時在哈婁讀書，並不十分用功，但是先生和學生都歡喜他。十八歲的時候他回到他的父親那裏，

和朋友一同從事翻譯拉丁作品，並試作笑劇。一七七〇年，全家遷徙至英倫附近之湯山（Bath），這是當時的貴族和時髦社會匯萃之區，所以謝立敦到了湯山之後不久就和一位著名的唱歌家的女兒林來女士（Eliza Ann Linley）發生戀愛。這位女士的嗓音和美貌爲謝立敦招出了許多的情敵；他們於一七七二年私奔，在法國喀雷附近祕密的結婚。爲了這件事謝立敦和人決鬪不止一次，還有許許多多的煩惱，因爲林來女士的父親是極不讚成的。但是後來林來的父親也諒解了，於一七七三年正式結婚。一七七五年正月十七日，謝立敦的第一部喜劇情敵（The Rivals）在倫敦（Covent Garden）第一次開演。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因爲這是謝立敦初次獻身到戲劇。這戲連演了兩夜，結果是大大的失敗，因爲劇本太長，演時足歷五小時之久，並且排演不得人，角色也不稱，不過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謝立敦那時是個無名作家。謝立敦受了許多報紙上

的抨擊和譏嘲。他並不氣餒，將劇本刪改一遍，在三月裏又重行排演，這一回是大大的成功，全國轟動，德國法國不久均有譯本排演。同年他又寫了一部笑劇聖拍吹克日（St. Patrick's Day），一部滑稽歌劇女傳（The Duenna），這部歌劇在那一季裏就連演了七十五夜。當時最著名的演員和舞台經理茄立克（Garrick）極器重他，茄立克年老退隱的時候，就把他的Drury Lane劇場的股份讓售給謝立敦。一七七七年他的斯喀波羅旅行記首先開演，但是觀眾顯然是失望。等到五月他的造謠學校纔初次在這個著名的劇場開演。次年，謝立敦和他的朋友們把這個劇場的其餘的股份完全收買了。一七七九年他的批評家又與觀眾見面了。這差不多是他的最後的一齣戲了，雖然他後來還有一部從考次比（Kotzebue）改譯的皮薩羅。謝立敦的戲劇生涯，就算是從此結束了。以後是他的政治生涯。一七八〇年，被選為國會議員。他是當時的大演說家，彈劾華倫

海斯丁案給他一個最大的表現辯才的機會。但是他的幸運已經過了，失望和窮困跟着來了。一八〇九年劇場被焚，他的議員的位置不久就失掉了。他有時竟因負債繫獄，只有三數友人還來撫慰他。到臨終時所負債額不過四千鎊，但是他竟飽受索債者的欺凌，死於一八一六年七月七日。葬於西敏斯特寺。

造謠學校是在一七七七年五月初次開演的。謝立敦寫這戲時寫得極慢，演員都等着他寫完最後的一幕，他在最後的一頁上寫着這樣的一行字：『好容易可寫完了，謝謝上帝！』劇院的人給他加了一個『阿門！』謝立敦寫這戲不是倉卒而就的，他是極細心的撰作的，修改過不止一次，現在我們讀的這個劇本實在是他幾度試驗過後的成績了。實在講，這部戲是兩部戲劇湊起來的，一部是造謠學校本身，在另一底稿上又名毀謗者（The Slanderees），一部是另外一段故事，講一個老人娶

一個少妻以及兩弟兄的故事。在初稿上提爵士原名叫梭羅門提塞耳，是一個退隱的商人。謝立敦把這兩段故事穿插起來，曲折有致，雖然劇中關於造謠的部分差不多和其餘的部分沒有什麼關係，但是讀起來却不覺得這戲的鬆散。這是謝立敦的手段。造謠學校開演後立刻就受觀眾的歡迎，連演了二十夜，到了季終纔止，下季又連演了六十五次，後來許多年裏每星期內要演三次造謠學校。這個戲的盛名過了一個世紀以上不稍衰減。蘭姆 (Charles Lamb) 曾說，『我們年事日見衰老，然而想起當初看過造謠學校的全盛時代，也就差堪自慰了。』謝立敦自己從來沒有刊行過這個劇本，有人因請修正刊行，他就說，十九年來我努力修改潤飾但是至今還不能使自己滿意呢。所以這個戲的早年版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們很難說定那一種版本是謝立敦最後修正的定稿。

謝立敦在文學史上並不算是一個第一流的作家，他沒有一個嚴重的

哲學的觀點，他的戲裏沒有什麼深刻的倫理的含義，但是在英國的戲劇史上，他的確有一個位置。謝立敦的戲實在近於所謂的『復辟時代的戲劇』，雖然他不屬於那一個時代。在十七世紀末，一般批評家和社會人士反對所謂的戲劇的不道德，於是為英國戲劇開闢出一條新路，就是所謂的『傷感的喜劇』。這種傷感的喜劇是一種法國勢力侵入英國文學之後的繼續的表現，所謂『淚的喜劇』（Comedie Larmoyante）就是傷感的文學最明顯的一個型類。此地所謂「傷感」，包涵道德和訓世的意味。這種文學經過了五十年，又引起反抗的運動來了，這個運動是要把戲劇從道德觀念中解放出來，實在就是一種『歸返自然』。這個運動的首領就是高爾斯密（Goldsmith），繼起的就是謝立敦。這兩個愛爾蘭的喜劇家為英國戲劇史上添了一個新的時代，同時也可以說把英國的戲劇文學作了一個結束。自從謝立敦以後，英國的戲劇文學就不復存在了，——

悲劇自然有詩人去寫，但是大半不能演的，*Metodrama* 是多得很，並且還能幾千幾百次接連的演，但是寫出來不值得一讀。真正的戲劇而能成爲文學的，自從謝立敦之後，可以說是沒有了。一直等到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我們纔看見戲劇文學的復興。

我們讀謝立敦的戲，不能忘記這是十八世紀的戲。我們希望十八世紀的 *Comedy of Manners* 能像現代寫實劇那樣的近情近理，那是不可能的。謝立敦最擅長的是那機警靈敏的對話，無論多麼平凡的意思，經他一說，便來得俏皮，來得乾淨。這也許是愛爾蘭人民的特點罷？英國的大喜劇家差不多全是愛爾蘭人。關於這一點謝立敦真可以和康格雷夫 (*Congreve*) 媲美。謝立敦的戲的佈局也許是太繁複一點，這不能算是弱點，當時的戲確是喜歡用「陰謀的佈局」(*Intrigue*)，不過像造謠學校這樣，雖然繁複，我們確可看出頭緒，絲毫不感覺情節的紊亂。這個

戲的好處，我應當留給讀者自己去領略，我要說明的是，這齣戲是活的文學（凡是好的文學沒有不是活的），到現在一百多年，這齣戲永遠是喜歡戲劇的人的一個極大的喜悅。

造謠學校

登場人

男人

提爵士 Sir Peter Teazle

薛爵士 Sir Oliver Surface

薛約瑟 Joseph ”

薛查理 Charles ”

刻先生 Crabtree

巴爵士 Sir Benjamin Backbite

勞理 Rowley

摩西 Moses

特力 Trip

西尼 Snake

克利 Careless

班爵士 Sir Barry Bumper

女人

提夫人 Lady Teazle

瑪理 Maria

施夫人 Lady Sneerwell

甘太太 Mrs Candour

第一幕

第一場 在施夫人家裏。

（施夫人坐在梳粧台旁邊；西尼喝諸古律茶。）

施夫人 西先生，你說那兩段新聞已經登了報麼？

西 夫人，已經登報了；原是我作假筆迹親手抄的，無人能疑心是從那裏來的。

施夫人 你會遍散謠言，說畢夫人同坡大佐的密謀麼？

西 我一切都布置好了，能如夫人的心願。按常理說，二十四點鐘之內，總要吹到柯太太的耳朵裏；夫人是曉得的，只要柯太太聽見了，隨後人人都曉得了。

施夫人 可不是，柯太太是很有本能的人，又很勤的。

西 夫人，是的，她總算是一位造謠言的好手，辦得很有成效。我來算

算，她打散過六次婚姻，令三個人不能承繼家產；強逼四位小姐偷嫁人，四位小姐被禁在家；令九家夫婦分居；令兩家人離婚。我還曉得她在報上登過男女兩人對面密談，其實這兩個人，一生都未見過面。

施夫人 她真有本事，可惜人太粗些。

西 的確是這樣——她的策劃很好，既好搖舌，又有胆子製造；可惜她得太過火，過於失實。她所缺的是輕描淡寫工夫。誣讒人要誣讒得有味，夫人造謠言，却有這種特長。

施夫人 西尼，你這是奉承我的話。

西 並不奉承——人人都說施夫人誣讒人並不費事，只要說一句話，看一眼就夠了，別人造謠言，雖還有多少事實作根據，造出許多詳細情形來，也還趕不上夫人你那一句一眼的力量。

施夫人 西先生，是的；我一出力就收效果，令我滿意，我不瞞你，我